

多年来,我习惯于把我的戏剧史课程安排在春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特别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可以与学生一起品读戏剧中的经典。在日复一日的读书中,在与经典的素面相对中,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沐浴最神圣的智慧之光。

戏剧课程品读的经典,最多的自然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汤显祖,因为他们都是戏剧大师,且在同一年去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卒日都是4月23日。据说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读书日,不仅与这两位戏剧家有关,还因为不少作家都在这一天出生和死去。于是,“死亡和读书”就被这样一个奇妙的日子联系在一起了。

生命的速朽和作品的速朽是作家要面对的两个大问题。

生命的速朽是必然的,每个人都会死,只是长短不同。作家中有不少英年早逝,比如契诃夫、卡夫卡、爱伦坡、艾米莉·勃朗特、萧红、路遥、

王成伟

年画的谜式寓意

宝、尉迟恭是何方神圣。小伙伴悄悄告诉我,他们都是顶厉害的门神,半夜会跳下来斩妖除魔。从此,我对年画多了一份神秘和敬畏,对年画一角的三个汉字“杨柳青”也多了份遐想。

时间把故乡和年画推向远方,有时只剩一点影影绰绰的影子在记忆里摇曳。都没来得及注意,年画已淡出国人生活很久,制作技艺成了需要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曾留意,1907年,有一位26岁的俄国学者,乘火车从北京赶赴天津,随后沿大运河乘舟抵达一个小镇,走进一家年画作坊,不仅说起中国话,还用行话说出年画的内容。他说:“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中国读书人,也很难参透民间年画的寓意,必须费一番周折,四处打听求救,才能将画解释清楚。”学者走上购买和研究年画的道路,寻找了很多中国先生和坊间画工为他讲述年画背后的寓意;甚至着手写一部书,取名为《中国民间年画上的谜式寓意》,要对中国年画寓意进行学术解读。他叫阿列克谢耶夫。

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东方系一年级时,他初见一幅年画,询问任教的中国老师,得到的回答竟然是“粗人所为”。其实那年画来历并不简单,是俄罗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1896年在中国东北考察时的收获。这幅张果老骑着鹿,三个拿锦盒、荷花、骑蟾蜍的仙童环绕左右的年画,让太多俄罗斯人备感迷惑又倍加珍爱,后来由阿列克谢耶夫收藏。他在日记里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

百余年后,当我知道这个故事时,被阿列克谢耶夫深深地感动了。他那样痴迷着我们司空见惯的年画,追问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破译着背后的深层寓意。那份狂热,让我一下对他不由言说地喜爱起来。当然,也知道了他抵达天津的那个小镇,叫杨柳青。这个名字让我猝不及防地忆起童年观看年画时对这个字的追问,像偶遇一卷三十年才徐徐展开谜底的幕布,充满着谜一样的悬念。

阿列克谢耶夫的书最终并未完成,但他曾踏足的天津,在116年之后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年画之书,名为《谜式寓意——杨柳青年画中的多重世界》,他和年画一起成了书中的传奇,感动着世人。这是怎样一段跨越国界和时空的心灵默契?

而杨柳青,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自唐太宗年间诞生年画以来的1500年里,村村户户大街小巷的年画店,集体供应着全中国皇室和百姓的年画,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中国年画的神话,仿佛是为了人间的年画而生。难以想象,没有这个小镇,没有年画,中国人的春节会少了多少色彩和意趣。

因着一份来自天津的寄赠,我上海的家里今年首次贴起了年画,一对年幼的儿女欢天喜地地选着秦琼、尉迟恭……他们不知道这是杨柳青的年画,甚至贴错了房门,但那份自带的祥瑞就这样贴进了全家人欢悦的内心。等他们再长大些,我会给他们讲有关年画的故事以及年画的寓意。

在抗拒速朽中放光

很多时间沉醉于书海。很多书只是放在书架上,很多书幽禁在电脑里,很多书的阅读要从明天开始,因为书籍不再是稀缺的物品。尤其在数字化阅读取代纸质阅读的今天,沉浸式和深度阅读越来越被快速的浏览所替代。大量的书籍被熬制出来后,被撤走的也仅限于表面的一层浮油。

如此想来,人一生读的书是有限的,那一本本袒露在阳光下的书因占有过我们的生命而呈现它的意义。书籍的传播必须经由人心。“晒书日”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性和神圣性的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一个古老而天赐的读书日。

从北京到上海,先后搬过几次家,很多书跟着我走南闯北。最辛苦的一次是驱车15个小时进京入职,为的是带上一整车的书。人文学者常苦于生前书籍无处摆放,身后却无人继承。在北大,季羨林这样的大家,他的藏书可以特辟一间图书室,而对于普通的学者,钟爱一生的书籍最终的命运是被低价出售。但即便如此,藏书是学者的必需,是学者的精神粮仓。

大学时期,我也喜欢去淘旧书,现在我保留的一部分书中,还有当时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品相内容俱佳的书,有的还有名人的题签。自己敬仰的前辈学者赠予的书籍,是最为宝贵的。我的书房有两个书架专门用来摆放我的两位老师赠我的专业书籍,一架是叶朗先生赠的美学书籍,一架是樊锦诗先生赠的敦煌学书籍,很多都是他们用过的工具书,上面留有批注。有时候书中还会不时飞出书写的便签和笔记。读这样的书会听到音声,会有莫名的感动。

继承书籍的意义,应该是超越物质的,它是超越时光的精神的在场,是思想的传递。电子书的

顾春芳

衣物书画发霉,这叫“晒书”。每当“晒书日”,孩子们游戏的场地就会被书籍和晾晒的衣物铺满。我们可以把自家的书籍分享出去,也可以去别家晾晒场上捡拾起感兴趣的书。旧书总是夹杂着芸香和樟脑的香味,陈旧却也新鲜,这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书香。已经识字的我,就这样一本一本翻过去,遇见喜欢的就一口气看完,再去挑下一本。每当太阳落山,就有一种紧迫感,许多还来不及看的好书就要被收回,这种紧迫感,是一种盛宴必散的紧迫。

这种感觉和今天在图书馆坐拥书城不一样,再遇见或许要等明年;也和在看展上觅得心爱的书感觉有所不同。当然,这种紧迫更多伴随着一种满足和狂喜,在黑夜到来的时候,留在思想深处的那些文字犹如燃料,它们持续地燃烧,照亮了我的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开始了经典阅读。

“晒书日”非同凡响的读书盛宴,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将失去的才会重要,太容易得到的会被搁置。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再有“晒书日”,书籍很多,却未必有

最近有外地朋友问我两个问题,一是福建人的餐桌是什么样子的?二是福建人的餐桌上是不是都摆放茶具?餐桌是除了床铺之外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用具,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说:“与其他场合比,餐桌旁的时光最有趣。”福建人不但认同萨瓦兰先生的观点还加上一句,餐桌上的时光最惬意。

有三个男人对福建人的餐桌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福建人的餐桌此桌非彼桌。

一位是福州人陈衍先生。1915年商务印书馆委托陈衍先生编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部审定的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用书《烹饪教科书》。《烹饪教科书》分别于1915年、1916年、1935年再版,1948年改名《烹饪法》再版。足见其使用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陈衍先生为清末“同光体”诗人领军代表,官报局总纂,京师大学堂教习,不但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而且以“君子不必远庖厨”自况,常常在以诗会友时,亲自下厨作佳肴待客。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说陈家菜较之北京谭家菜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位是福清人郑春发。清光绪二年(1876)福建布政使周莲的六岳伯衡,他开了一家菜馆叫“聚春园”,把在衙门里学到的一道菜“福寿全”作为“聚春园”的招牌菜。有一次,几位贵宾来聚会,当“福寿全”上席启坛时,荤香四溢,满堂喝彩。有位贵宾当即

曾经听到一位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典礼致辞中,希望同学们在追求“有用之用”的同时,更要善待“无用之用”。

记得前些年,王安忆在复旦大学授课时,也讲过类似的话。她建议同学们不要总想着有用,而要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

“有用”与“无用”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没有“有用”,无所谓“无用”;没有“无用”,也无所谓“有用”。

老子说,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个毂上,有了毂中间的洞孔,才有了车的作用。揉捏黏土做成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虚空,才有了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地方,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故有之以以为得,无之以以为用”。

读书学习要“学以致用”,自然要重视“有用”的东西,但不能只讲“现实主义”不讲“浪漫主义”,人还有精神诉求,需要空灵和超脱。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因而要像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那样,重视“无用之用”。

在这个追求经济效益的时代,实用主义盛行,人们习惯于问:“这有什么用?”这个“有用”,多指物质之用,功名之用,富贵之用。于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价值被矮化了。人不同于动物,不是活着就是一切,不宜只关心有助于维持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有用”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一张由意义构成的丰富之网”,需要大量对“吃饱肚子”“无用”,但却富有“意义”、能充实灵魂的东西。雨果说过:“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

人要在“务实”中生存,也要在“务虚”中提升。那些能使精神升腾的东西,虽说对“吃饱肚子”无用,但却常常较“有用”的东西高贵。比如猪羊的肉可食,无疑是“有用”的东西,而龙凤是幻想的产物,对人的实际生活是“无用”的,可是龙凤的地位却远远高于猪羊,“无用”所以胜于“有用”,在于龙凤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吻合人们的精神企求。再如,梅树有子也有花,梅子是水果,可食,而梅花则无实用,只能供人欣赏。可是,历来人们赞咏的,多是梅花而少梅子。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名句,在对美的欣赏中,借物抒情,赞美了人应有的高雅品格和幽逸情趣,有力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这样,梅花、梅诗就成了“无用之用”。年轻学子的成长,是生存技能的成长,更是良好精神的成长,是需要“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的。

同时,万物皆有联系,对某些人功名成就看似“无用”的东西,实际上则是“有用”的。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家可借艺术之瓦,攻科学之坚;艺术家可借科学之梯,攀艺术之峰。

重视“无用”的价值,还在于要破除危害颇大的急功近利心态。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求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应当“风光长宜放眼量”。人类史上不少重大发现发明开始多被视为“无用”。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始初只局限在实验室里,曾被讥讽为“毫无用处”,法拉第回答说:“那么刚出生的婴儿又有什么用呢?”谋取功名成就也需要宁静致远,潜心研究,实践“无用而大用”。

们不要害怕沿途播种美好的种子。它可能会留在那里几个星期甚至几年。但是像宝石一样,它不会熔化。最后会有人从旁经过,被它的光辉所吸引,他会把它捡起来,快乐地继续前行。”

油腻对茶来说,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污浊。他们不肯搁块小木板在板凳上喝茶,不会在餐桌上喝茶。有条件的家里,办公室会单设一间茶室;没有独立茶室的,客厅得辟出一角来喝茶;街角巷尾,几张小板凳摆了茶具,几个朋友就可以坐着喝半天,那种怡然自得,比巴黎街头的咖啡店多了些欢畅和热闹。福建人随身的包里,汽车的后备箱里,到处都有茶具、茶叶,铺块塑料布席地都可以开始泡茶。甚至出差旅行会忘了带身份证,都不会忘记带茶具、茶叶。

福建的茶说出来名字个个叮当响。闽南有铁观音、永春佛手;闽东有福鼎白茶、坦洋功夫;闽北有大红袍、正山小种;闽都有茉莉花茶,闽西虽然没有特别有名的茶叶,但它给闽东、闽南、闽北、闽都提供大量的原料茶青。著名的德化窑在闽南,著名的建州窑在闽北,在这样的瓷山茶海里长大,也怪不得福建人嗜茶如命。

地域、物产、时代的不同,就这样悄悄地、坚定地区分了我们的餐桌,养成了我们不同的生活习惯,把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你和我。

甜点就是点心的梦工厂,他们像对待珠宝一样制作甜点,华丽夸张地做着甜蜜的梦。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报

餐桌的氛围

责编:刘 芳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光杯



大道至简 (篆刻) 曹醒谷



夜光杯